

哥哥廿四， 我十五

任大霖



哥哥廿四， 我十五

任大霖



装帧设计：张 宪

责任编辑：何剑萍、梁培龙

哥哥廿四，我十五

任大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875印张 1插图 71,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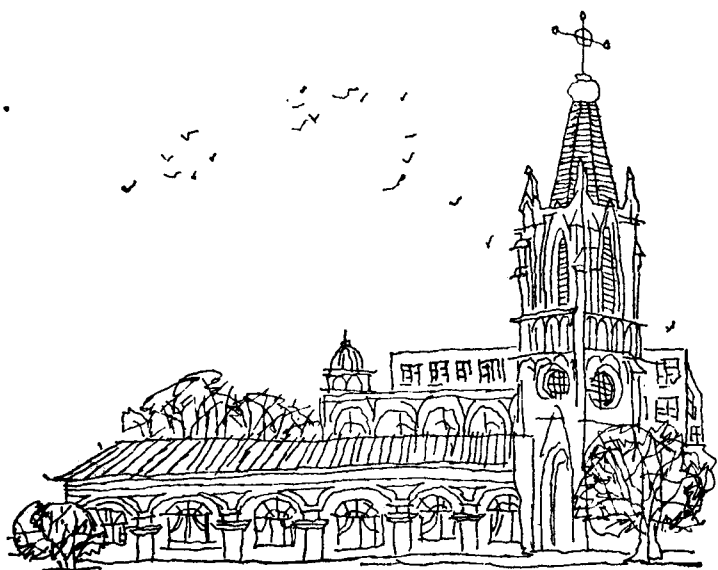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330册

书号10111·143⁷ 定价 0.52元

目 次

- 一、为什么人一到十五岁，
就碰上了烦恼？
- 二、每个人都有值得记忆的往事。
- 三、生活是美好的，
但生活不是开满鲜花的花园。
- 四、怜悯你的人不是朋友，
帮助你的人才是朋友。
- 五、人生，你的价值是什么？
- 六、我这样度过了十五岁的生日。
- 七、激动的时刻。
- 八、天空有时布满阴霾，
但总是晴天多。



育秀中学座落在上海西区一条幽静的马路旁。广阔的校园内绿草如茵，杨柳依依，繁花似锦，古老而庄严的哥特式建筑，伴随着敞亮整齐的新教学大楼，掩映在绿树丛中，给人一种既安谧又年轻的美感。

这是江南最好的季节——仲春一个晴朗的下午，教室大楼传出琅琅书声，操场上小伙子们在练排球，一群姑娘在软垫上做自由体操，从绿树深处的音乐教室里，还飘过来阵阵欢乐的歌声……生活

是多么美好！在这儿，就连那夹着大叠书本在走廊上匆匆走过的白发教师，身上也充满青春的活力，象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似的。

两位年轻姑娘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来到校门口。

“呵，我们的母校，终于治好了创伤，恢复了美丽的青春！多好啊！”其中一位二十八九岁模样、身材丰满、脸色丰腴而红润的姑娘，饱含深情地说。

“不知为什么，我只要一听到学校特有的这些声音，一闻到校园内这股独特的樟树味，我的心头就涌上来一种暖洋洋、甜滋滋的感觉，好象小时候扑在妈妈怀里那样。”另一位同样年龄，但身材略为瘦小、脸庞清秀的姑娘，也满怀深情地说。

这两位姑娘推车走进了整齐的冬青甬道。面前一块画着鲜花的黑板，吸引了她们。黑板上用各种鲜艳的颜色写着一行大字：

“热烈欢迎我们的校友闵为群、胡爱华、李慰冰大姐姐来校给我们上团课！

共青团育秀中学委员会宣”

她俩正看着，忽然从旁边的草坪上，过来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用手扶扶眼镜，彬彬有礼而又相当腼腆地问：“请问，你们是闵为群、胡爱华同志吧？”

“我是胡爱华，”身材比较丰满的姑娘回答。又指指另一位说：“她是李慰冰。闵为群因为单位在郊区，可能要迟一点到。”

小伙子边握手边说：“好、好，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叫苏明。请把车子放好，先到小会议室坐。”

胡爱华和李慰冰虽然是回到“老娘家”，但没想到接待她们的是一个小伙子，因此也有点拘束起来。因为她们的母校原先是“育秀中学”，那里是姑娘们的天下，由她们笑，由她们唱，由她们跳，甚至由她们疯。在这个世界里，是不应当让“男孩子”闯进来的。那才是真正的“老娘家”呢！而现在，校园里到处都有男同学在活动，团委书记也变成了彬彬有礼而又腼腆的小伙子。她们怎么会不感到拘束呢？

“徐玲老师呢？”李慰冰问。她们这次返校，完全是徐玲老师跟她们联系约定的。

“徐老师在上课，叫我先向你们介绍些情况，

她下了课就来。”苏明帮她们放好了车子。

在二楼小会议室，苏明拿出一个笔记本，拘谨地向两位“老共青团员”介绍着情况。他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摧残，给我们学校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老校长给迫害致残，很多优秀教师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设备图书被破坏得差不多，教学质量更不要说了。现在，学校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走上了正轨，可是内伤还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治好的。十年动乱，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被彻底破坏，直到前年才恢复。团委刚刚选举产生。高一、高二各班已有了团支部，现在正开始在初中各年级发展团员。在同学中间，要求入团的热情还是高的，但思想问题也不少，有的同学缺乏革命理想，对待什么事都要用个人利益去衡量一下，对自己有‘实惠’才愿意干，因此，部分同学入团积极性没象我们预计的那么高，真有点象被雨淋湿了的柴草，一时点不着火……”

这时，铃声响了，走廊、楼梯、操场上，到处响起一片欢乐的嬉闹声。不一会，小会议室的门开了，一位身材匀称，衣着朴素，面容端庄的中年妇女，笑吟吟地出现在门口，她就是徐玲老师——当

年胡爱华她们的班主任，学校团总支书记；现在的副校长。

“徐老师！”胡爱华和李慰冰从沙发里直跳起来，扑过去一把就抱住了徐玲，一边嘻嘻哈哈的笑着。

“瞧你们，还是跟十五年前一样，一身的孩子气。”徐玲扶住沙发背，才没被冲倒。“我可不比当年啦，没那么大的劲来抵挡你们这些疯丫头！”说着，也哈哈大笑起来。

三个人亲热地挤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又说又笑地聊了一阵。苏明只好顾自在旁边翻翻笔记本，不断用手扶扶眼镜。

等这阵热潮过去，徐玲说：“为群刚才来电话，说她们研究所今天来了一批美国朋友，要参观电子计算机，开个座谈会，她一时脱不了身，只好迟点来。她要爱华先谈，慰冰补充。”

胡爱华说：“怎么谈法？上团课，我有点怕，我这点水平，徐老师最清楚。”

“谁要你做大报告，不过请你们老团员谈谈当年争取入团的情况，小苏，对吧？”徐玲说。

“对，对，”苏明说，“随便谈谈，谈得亲切

些，越具体越好，同学们不大喜欢听空洞的大道理。我们很想知道，‘文革’以前我们学校共青团是怎么活动的。”

李慰冰说：“爱华可以谈谈自己那时候是怎么争取入团的，那倒蛮有意思的。”

徐玲说：“对，爱华记性好，把那时候的生活跟同学们谈谈，大家肯定感兴趣。”

铃声响了。

“走，开始吧。”徐玲站起来，拉着两个心爱的学生，跟着苏明走了出去。

在一间大教室里，团员和参加团课学习小组的同学已经端端正正地坐好。墙上挂着一面团旗。教室内一百多张天真热情的脸庞，配上各种颜色的服装，看上去就象春天山岗上的一片红杜鹃。

苏明向大家作了介绍：“今天请来了三位本校的少先队员、老共青团员，给我们上团课。一位是胡爱华同志，第四医院儿科医生。一位是李慰冰同志，嘉丰纺织厂工人，先进生产者。还有一位闵为群同志，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技术员，因为在接待外宾，要迟点来。现在先请胡爱华同志给我们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胡爱华微微涨红了脸，略有点紧张地跨上了讲台。多么熟悉的教室呵，十五年前，她刚离开少先队，也跟今天这些小同学一样，怀着庄严、好奇的心理，这么端正地坐着，仰起头，全神贯注地在这儿听团课……一阵亲切的感情，使她好象忘了自己的年龄，成了同学们中间的一员。她停顿了一会，等心情稍稍平静下来，这才轻轻地说：“不，不是上团课，我是参加团课学习小组来了，同学们，我建议：让我们坐在一起，开个座谈会，大家一起谈谈。我就算第一个发言，同意吗？”

“同意！”同学们齐声说。

很快，大家就把课桌拼了起来，椅子排成了圈，大家紧紧地围坐在一起。空气中洋溢着同学们身上特有的混和着阳光与汗水的那种青春的气息。胡爱华坐在同学中间，凝望着红艳艳的团旗，凝望着徐玲老师的脸。这熟悉而亲切的景象，把她带回十五年前的遥远记忆中，呵，人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哟！逝去的岁月，就象奔腾的激流，轻浮的泥沙被冲走了，留下的，是闪闪发光的贝壳和卵石。现在回忆起来，少年时代的生活，给了我们多么美好

的印象和难忘的教训呀！胡爱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一、为什么人一到十五岁，就碰上了烦恼？

我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生的，是祖国的同龄人。

那一年，我刚从十四岁进入十五岁。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非常微妙的年龄，既保留着孩子的天真与稚气，又开始萌发青年的好奇与理想。换

句话说，这是一个对人生似懂非懂的时期。恰恰在那一年春天，我的家里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与争吵，我这个初入人生的“超龄队员”陷入了家庭纠纷的旋涡之中，变得十分苦恼、惶惑。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十五岁，我就碰上了烦恼！

事情得从我和妈妈的关系说起。也许因为我属牛吧，我的脾气比较倔强，家里人都喊我“小牛犊”。再加我的童年时代，有好多年是在老家苏州

度过的，奶奶非常疼我，周围的乡亲们都很宠我，我结交了一大帮农村孩子，骑牛、游水我都来。奶奶叫我“野女子”。同伴们叫我“假小子”。确实，我承认自己有股牛脾气，怎么想，就怎么说，也怎么干，遇有不顺眼的事，我肚子里半颗芝麻也搁不住。我喜欢乡下，不喜欢大城市；我喜欢奶奶，不喜欢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我对妈妈顶得很厉害。

我对妈妈有很多地方都看不惯，总觉得她庸俗、虚伪，跟乡下的奶奶不一样。奶奶跟乡亲都很好，而妈妈却常跟邻居吵嘴。我曾跟我的好朋友闵为群说：“我觉得我妈妈待人接物有点虚伪。”闵为群说：“胡伯母身上的确有一种不大真诚的东西，你应当多帮助她。”我说：“女儿还能帮助妈妈？她不骂我就算好了。”闵为群说：“女儿为什么不能帮助妈妈，一家人，谁都可以帮助谁，我家里就是这样的。妈妈不对，我也可以提意见嘛。你只是看不惯，只是顶，效果是不好的。”我最看不惯妈妈的虚伪。就拿她对我姐姐的态度来说，妈在背后总是说姐姐、姐夫缺情少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平时很少来往。姐姐身体不好，有风湿性心

脏病，俩口子都是科技人员，工资很低，妈妈从来不去关心一下。

这一次，姐姐养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妈却大大的献起殷勤来了。孩子满月前两天就张罗着礼物，关照我一起去探望姐姐。我说：“妈，姐姐、姐夫都是生活简朴的人，你可别给他们出难题啊。”妈不高兴地说：“大人的事用不着你多嘴。”妈跟哥哥嘁嘁喳喳商量了好久，妈特地到百货公司、食品公司兜了半天，采办了不少贵重的礼品。可把我搞迷糊了。是妈回心转意，要让姐姐好好的补一下身子吗？还是搞什么“阴谋”？

姐姐的家在天山新村，71路车直达，但妈坐汽车就要头晕，就叫了辆机动三轮车。在车上，妈又是摸头发，又是拉衣襟，又是拍鞋上的灰。今天妈换了一身新衣服，黑丝绒短袄外面罩上了青灰色的呢外套，脚上翻羊毛鹿皮鞋，简直象时装柜台里的“假人”，说明今天的走亲家，非常隆重，不是一般的“礼节性访问”。妈自己弄舒齐了，就来看我，一看，象被黄蜂蜇了一下似地叫道：“哟！你怎么衣服也不换一件？”妈嫌这外套不好看，就唠叨说：“黄毛丫头十八变，连心都变了，做客去，怎

么穿着运动衫，看给你姐夫笑话。一天到晚跟着闵家小姑娘学。男不男，女不女的！”连我的青年式短头发、运动裤和球鞋都被她贬斥了一顿。我烦死了，顶嘴说：“到姐姐家去，又不是出国做大使！在乡下奶奶那儿住，就没你这么多规矩！”一听我说“奶奶”，妈把头转过去，嘴巴噘得老高，半晌没作声。

到了姐姐家里，正好是姐夫的休息日，他热情地招待我们。姐姐躺在床上，正在给孩子喂奶。妈跟姐夫客套了几句，就坐在姐姐床边，问东问西的，问姐姐奶水多不多，吃了几只鸡，几只蹄膀，几斤桂元，为什么不请个佣人来帮忙……你瞧，尽胡扯些什么！明知姐姐、姐夫工资低，偏问这么多话。……我正倚在书架上看一本新出版的《收获》，这时忍不住接上去说：“妈烦死了！你是食品公司推销员还是什么？见面尽谈吃。”妈总算沉默了三分钟。

姐夫端着一盆面粉和半碗肉馅出来，擦净了台子，我们坐下来包饺子。别看姐夫是个男人，他做起家务来，比姐姐高明得多。他在家又勤快，又高兴，总是先把家务劳动做好，再坐下来看书。和姐

夫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勤快起来。他擀皮子，我和妈妈包饺子，我们边做边谈着最近上演的戏剧，音乐会上的新歌曲，新的电影。别看姐夫是搞科技的，他身上“文艺细胞”可多哪！

妈也听着，但她对这些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她只是挖空心思劝姐姐吃这样，吃那样：“……另外，还要多吃鸡蛋、桂圆、胡桃，补补腰。你们年纪轻不懂事，千万别心疼几个钱，将来要做病的。”

姐姐一声也不响，我知道她正在尽一切的耐心经受这种令人烦厌的“折磨”。

“你们年纪轻轻不懂事，坐月子千万不能疏忽啊！我养你们的时候，你爸爸专门雇了两个人来服侍我，白天一个，夜里一个。素华，你不要多起来走路，脚底板要疼的，不要看书，眼睛要疼的……”

我接上去说：“不要多说话，嘴要疼的，不要多听人家说话，耳朵要疼的！”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连妈自己也笑了。

吃过饺子，又坐了一会，妈忽然一本正经地说：“爱华，你到隔壁房间去看一会书，我有事跟你姐夫说一说。”

我偏不依，说：“什么头等机密，我偏要听！”